

一票否决

李师东 王强 卢今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票否决

周末

事观江湖

秋风庭院

今夕何夕

夜郎西

复秋冬

肖仁黎

孙惠芬

陈源斌

王跃文

王跃文

王跃文

王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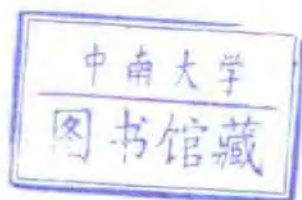


中南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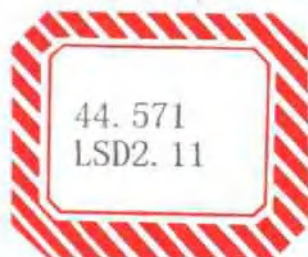


000047758

一票否决



44.571
LSD2.11



李师东 ● 王强 ● 卢令 / 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

王 强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观照生活，思考人生。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社会大潮风起云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

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

题，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着重于涤浊扬清、弘扬正气、崇尚英雄。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出于义愤，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也是出于同样心态。这是一种“疗治型”创作。

还有一些反腐小说，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少有涉及少有揭示，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对于这些小说，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实际上，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指一条明路，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应当指出，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分析这种艰难，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

另有部分作品，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着重于展示、揭露，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和官场斗争的细节，调侃很多。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好看”，更有“卖点”，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这是一种“展览型”创作。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

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呼唤正气，主张正义，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一个作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

目 录

1 / 一票否决	肖仁福
65 / 周末	孙惠芬
131 / 重现江湖	陈源斌
177 / 秋风庭院	王跃文
225 / 今夕何夕	王跃文
297 / 夜郎西	王跃文
377 / 夏秋冬	王跃文

一票否决

肖仁福

—

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开到下午七点才结束，龙溪乡党委书记周正泉和乡长毛富发走出县委礼堂就登上乡里的吉普，匆匆出了县城。周正泉征求了一下毛富发的意见，就用手机打通乡里的电话，让乡办秘书小宁通知在家的党委委员召开会议，研究减负方案。八点多钟回到乡政府，在食堂里吃了几口师傅留在锅里的饭菜，就进了会议室。毛富发先传达了县里减负会议精神，申明谁违背减负原则收了不该收的钱粮，就一票否决谁。接着周正泉讲话，他说，大家也看到和听到了，最近新闻媒体报道了不少涉农事件，中央和省市一个会议的会议开，一个一个的批示和通报往下发，县里的减负会议更是把减负当做高压线横在乡干部面前，谁触电谁自取灭亡。因此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不能出任何差错。特别是上个月把农业税和统筹款任务落实到村组后，部分干部已下村搞征收，所以要尽快把减负精神贯彻下去，坚决按政策办事，有依据该收的就收，没有依据而不该收的一分钱也不收，否则出了乱子，吃不了兜着走……。周正泉的话音还没落，下面已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平时的税费就收不足，再减就不要收了。有的说，乡里的底子薄，干部的基本工资都发一个月没一个月的，再减负我们的屁股都要露在外面了。一说露屁股，有人就穷开心，嘻皮笑脸地说，女人屁股露在外面是健美，男人

屁股露在外面是流氓，我们不成了流氓？说得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周正泉不笑，说我也知道减负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所以有几项工作必须跟减负同时进行。例举了一二三四，最后宣布，明天上午开始行动，由党委政府和人大几位头头各带一队人马，分三路开赴东南西三片，进村进组进学校，把减负内容一项项落实下去。

第二天周正泉就带人去了东片的高桥村。一进村农民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嚷嚷上面一再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电视都放了，报纸都登了，你们还到村里来干什么？说对农业税我们没有太多的意见，皇粮国税，自古就是要交的，可统筹款收得实在没道理，要交今年也不能交五十元一亩了，只能按三十元一亩交。说家里没鱼塘养鱼，没土地种橘子药材的，每亩田也分了五元特产税。意见一大堆。周正泉拿本子一一记下，告诉他们，这次乡里就是下来落实减负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也许众人习惯了乡干部一进村就要粮要钱的老一套，今天听说专门来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周正泉趁机作了解释，要大家把农业税、统筹款等合理负担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不合理负担区别开来。说合理负担恳请大家按时足额上交，不合理收费坚决拒绝，如果哪个找你们的麻烦，我周正泉为你们做主。他还就每亩五十元统筹款的任务解释说，年初县里以为今年会有新的政策出台，有过只收三十元一亩的设想，可后来左测算右权衡，还是定了去年的标准。这是村干工资、五保供养、民兵训练、现役军人补助等正当开支，目前乡村财

力有限，以后乡村经济发展了，乡里和村里拿得出钱，村民便可以少交甚至免交了。周正泉把这一层道理说透，大家也没了意见。至于特产税的事，周正泉说，县里给我们乡分了三十五万元的任務，乡里实在分不下去，才不得已这么做的。如果确有困难，乡政府再想想办法，能否从另外的途径解决。

讨论正热闹的时候，乡办秘书小宁骑着单车匆匆赶了过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周正泉说，你的手机没信号，我只有赶紧跑来了。周正泉说，什么事急成这个样子？小宁说，黄金村出事了！周正泉的头皮麻了一下。几个人立即往吉普上爬。要小宁也不骑单车了，一起挤吉普。原来副乡长龙跃进为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前天就去了黄金村。为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这几年乡里采取征收任务和工资奖金挂钩的办法，龙跃进收税的积极性很高，每年任务就他完成得最好。也怪不得，龙跃进老婆没工作，父亲前年为了给小儿子筹学费，上山砍竹子卖钱，摔在一个刚砍过的竹苑上，把输尿管戳破，在医院里动了两次手术，搞得家里负债累累。偏偏黄金村是龙溪乡最偏远最贫困征收难度最大的村，龙跃进在那里收了两天的农业税，实物和人民币两项加在一起还不上千元。后来龙跃进了解到黄金村有不少在广东打工的，常有钱寄回村里，就跑到邮政代办点查了查汇款单，把那些欠税的农户家里的汇款单扣下来，等人家来取汇款时坐地征税。龙跃进这一招还真行，一下子就收了好几千元。其中有一位姓陈的老婆婆来取她孙女寄回来的四百元汇款，龙跃进扣缴了她家欠交的三百一十元钱，陈婆婆不

甘愿，和龙跃进发生了争执。实际上也只争了几句，陈婆婆就走了，谁知没到半个小时，村里就有人来喊龙跃进，说陈婆婆跳井了。

吉普才开到黄金村村口，就见一户人家门外挤满了人，想必是陈婆婆的家无疑了。周正泉几个一下车就往屋里奔，见一七旬老人斜躺在竹制躺椅上，头发披散，面容苍白，九死一生的样子。龙跃进已先到了，乡卫生院的医生正在前后忙活着。围观的人告诉周正泉，今年天旱，井里水浅，陈婆婆跳下去后，井水才淹到腰身处，而且刚好有人路过井边，听到动静就把陈婆婆救了起来。还说陈婆婆命苦，三十岁死了丈夫，把一儿一女拉扯大，女儿被人拐到了河北，儿子得了偏瘫躺在床上，儿媳也跟人跑了，家里就靠她一双手操持。好在孙子孙女争气，孙子读高中，成绩排在班上前几名；孙女为让弟弟把书读下去，去广东打工。这次寄的四百元钱，就是给弟弟交伙食费的，不想乡里逼着交了税。听人这么一说，周正泉心情有些沉重，蹲到陈婆婆身旁，向她陪礼道歉，然后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三百元钱拿出来，放到陈婆婆手里。这倒让陈婆婆不好受了，大骂自己老糊涂了，做出这样的蠢事，害得周书记担惊受怕的。

回到乡里，周正泉给了龙跃进一个不轻不重的记过处分。龙跃进对处分没意见，只要求把他在黄金村收的税款算在他的头上。龙跃进走后，小宁来问周正泉，龙跃进这事要不要报到县里去？周正泉皱了皱眉头说，以后再说吧。然后走到操坪

里，爬上等在那里的吉普车，准备下村。可龙溪中学的校办主任匆匆从外面跑进来，把车子拦住了。校办主任哭丧着脸说，周书记，你快到学校去看看，学校已经上不成课了。

原来事情的根子是现已做了教育局长的周正泉的前任夏存志埋下的。夏存志以前就是教育局副局长，因与人争夺局长的位置失败，才到龙溪来做了书记。上任不久夏就带着龙溪中学的校长宋天来跑资金，搞集资，将一栋三层教学楼竖了起来，并且拆了校门，扎架重修，要彻底改变龙溪中学形象。夏存志这么做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要给人瞧瞧，他不当教育局长同样可以办教育。恰逢把他挤走做了局长的那位仁兄因经济问题下台，夏就顺理成章做了教育局长。只是夏存志满面春风荣调了，龙溪中学却留下了不少后患。龙溪中学这几年因修教学楼欠了一屁股债，以往教育局根据龙溪中学的实际困难，不但没有按比例征收他们的教育附加费，还要从其他学校集中上去的教育附加费里拨一笔给他们。这个学期县里开了减负会，教育附加费一分也不能收了，龙溪中学便少了一个主要的还债手段，债主们生怕自己的钱泡了汤，纷纷逼着宋天来拿钱，宋拿不出，他们就砸烂了教室玻璃，还要把正在建的学校大门的脚手架也拆下来。

听完校办主任的汇报，周正泉要小宁去喊乡长毛富发和其他干部。小宁转了一圈，仅仅喊来企业办主任彭明亮和派出所所长顾定山。周正泉问，毛乡长他们呢？小宁说，每个人的房门都敲到了，估计已经下了村。周正泉说，我上车前还见毛乡

长提着裤子从厕所里回来。小宁说，要不再去找一次？周正泉摆摆手止住了小宁。周正泉心里明白，当初夏存志倾乡里所有财力建龙溪中学教学楼时，毛富发和乡里大部分干部都反对，认为乡里底子薄，干部工资都保证不了，搞这样的大动作后患无穷，加上学校生源越来越少，新建教学大楼没必要。周正泉虽也反对，只是学校基建搞起来之后，夏布置什么任务，周还是挺配合的。后来夏存志调离龙溪，按常规如书记的位置不外面来人，就该由乡长毛富发接任，没想到竟让周正泉这个副书记顶了上去。为此乡里干部议论纷纷，说发财要乱来，当官要后台，组织部长是周正泉党校时的同学；说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周正泉给分管党群的副书记李旭东送了两万元现金；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用，毛富发已经四十岁，过了提拔的年龄；周正泉运气好，天上掉下个馅饼，人家没捡到被他捡到了。周正泉对此无话可说。他知道夏存志是把龙溪中学当做自己树的旗帜来看待的，他不想在离开龙溪后这面旗帜跟着就倒下。夏存志相中了周正泉，当李旭东找他谈话时，就表示周正泉不接任书记，他坚决不走。

离学校还有一段路，就见校门口的脚手架上攀着好几个人，扔砖头、撬马钉，干得很欢的样子。派出所所长顾定山大声吼道，周书记来了，你们看见没有？周正泉也喊道，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下来跟我商量好了。拆脚手架的人这才开始往下爬。其他讨债人和学校的师生闻风而动，一下子把周正泉围了个严实。宋天来告诉周正泉，学校还欠九十多万基建款没拨

出去。周正泉一边在心里骂夏存志的娘，一边死撑着面面对讨债人说，你们信不信得过我？大伙就嚷嚷道，给钱就信得过，不给钱别说你乡里的书记，就是县里的书记省里的书记我们也信不过。周正泉说，今天要拿钱，你们把宋天来和我的皮剥了也没用。如果你们能给点时间，我一定会想法子。大伙说，你的话我们不相信。周正泉说，我这个鸟书记三年两载也走不掉，到时如果不给钱，你们到乡政府将我的被子还不行？周正泉这一说，大家觉得现在就是拆了大门，捣掉教室，不见得钱就能到手。既然书记发了话，以后找乡里也行，口气才软了一点。

二

周正泉准备上一趟县城。走之前，召集几个头头凑了凑这次分头下村下组开展减负工作的初步情况，还专门听取了财政所所长裴汉云的汇报。裴汉云根据党委意见，就减负后的乡财政算了一笔账。减负后屠宰税不能足额征收，特产税没有来源，加上其他一些税费不能收，今年全乡至少短收六十多万元。除此之外，乡里还有一个拖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摆在乡财政账上的五十万元借款。原来前几年县委县政府头脑发热，发文要各机关各乡镇投资办厂办经济实体，或以不同方式到企业里投资入股，想以此活跃地方经济和弥补机关经费不足。当时的书记夏存志觉得乡政府出面办实体，既没资金又

没经验，拿钱投给企业又没把握，最后才决定由干部私人向财政所借周转金，自己决定投资方向，这样既响应了县里的号召，又把风险转移了出去。方案一宣布，财政所门口就挤满了借周转金的人，一百多名干部借走了五十多万元。不想几年下来，企业差不多都已倒闭，干部们投的钱等于扔到了水里，泡泡都没一个。后来财政所挨家挨户催收周转金，催了几年也没谁能拿出钱来还。财政周转金是上级财政借下来的，到时还得还回去，而上级财政不会找借钱的个人要钱，只管从下达给下级财政的指标中抵扣。不减负的时候，乡财政还有手段拆了东墙补西墙，拿别的资金临时填补借款，现在财政短收那么多，这手段也不灵了。听完裴汉云的汇报，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却没别的好办法，只有让裴汉云把欠款先公布出去，要大家定期还钱。周正泉算了一笔账，如果借款收得上，先还一部分给上级财政，再重新办理一部分续借手续，把已停产两年的木材加工厂恢复起来，一方面可增加农业特产税，另一方面乡里还可收几个管理费。

碰头会后，周正泉心里有点不踏实，去了毛富发家。一进屋，毛富发的老婆曾冬玉就端上一杯凉茶。周正泉伸手接茶时，无意间瞥了一眼那颤动着的丰硕的胸脯。许是好几个星期没挨女人了，周正泉觉得那胸脯好汹涌，仿佛是故意向他示威似的。曾冬玉是毛富发的第二个老婆，毛富发因第一个老婆生不出孩子，折腾了几年还是离了，后来才又娶的曾冬玉。曾冬玉是乡卫生院的护士兼出纳，比毛富发足足小了十岁。比毛富

发小十岁不说，还有这么一个大胸脯，你他妈的毛富发艳福真不小。周正泉心想。周正泉还想，毛富发你没当上书记也值得，你老婆这个大胸脯就抵得几个鸟书记。也许是为了躲开那惊心动魄的胸脯的诱惑，周正泉一仰脖子把一杯满满的凉茶都灌了下去，兴犹未尽地说，整个乡政府也就你家里有这么好的凉茶。曾冬玉接过周正泉手上的杯子，说我再给你倒一杯。周正泉赶紧说，够了够了，我坐两分钟就走。曾冬玉这才拿着杯子转身进了里间。毛富发望一眼老婆的背影，对周正泉说，你嫂子每天起来别的事情都不做，先要冷一壶茶放到这里，说我们当乡干部的下村入户，老远从外面回来口干舌燥的，没耐心喝热茶，有凉茶可救急。周正泉说，你有曾医生在身边，福气不小啊。毛富发说，你说福气，我四十岁的人了还官不官民不民的，呆在这个破地方。又说，你不知她天天在我耳边聒噪些啥，什么张三与我一同参加工作，现在做了局长，住进了三室两厅；李四尽管只是个股长，却掌握着实权，要什么有什么；最差的王五无职无权，儿子也进了全县最好的重点学校。周正泉知道，毛富发一半是发牢骚，一半也说的是实情。毛富发是龙溪本地人，做了三届乡长了，多少办了些实事，比如这满山满岭的树林，就是毛富发一个村一个组地做工作，用行政手段和乡规民约严禁滥砍乱伐，实行封山育林的结果。可官场就是官场，书记换了一个又一个，他这个乡长还在原地踏步，进不了城也得不到重用。周正泉同情毛富发，这次上面没让毛富发做书记，却把自己抬出来，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好像是自己